



兄弟姐妹

XIONG DI JIE MEI

厚重 著

兄弟姐妹

XIONG DI JIE MEI

厚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兄弟姐妹 / 厚重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143-4673-2

I. ①兄… II. ①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314号

兄弟姐妹

作 者 厚 重

责任编辑 李 鹏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673-2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银元钢枪变石头	逃亡省城暂栖身
027	第二章	成学义救地下党	德厚捉鬼明悬案
049	第三章	德华瞒天治母疾	德厚入狱为友情
078	第四章	兄弟一死一投江	德明一喜一悲伤
109	第五章	成学罹难子返城	张哥智斗黄大牙
133	第六章	黎莎上吊乱坟坡	春月洒泪道隐情
164	第七章	马宗伯荣归故里	阳德厚二陷囹圄
192	第八章	孙重罗虎涉毒案	喜鹊奔走终鸣冤
220	第九章	九曲铺就阳关路	德厚临终诉衷情

第一章

银元钢枪变石头 逃亡省城暂栖身

1946年，两省边界马家镇外的松林坡，松林与灌木包裹着的一小块平地上。南面有八个身着国民党保安团制服的士兵，站在四个像是装满枪支弹药の木箱后，北面有四个着便装的人，持枪站在两个像是装满银元的皮箱后，双方面面相觑，目透寒光。

一方说：“打开吧，让咱验验货。”

另一方说：“你先请。”

“你先请。”

“你先请。”

争执中，双方已举枪对视，一触即发。突然，林中传来幽远的吼声，像是叫的马队长又像是叫的马团长：“马……长，是假的，有埋伏……”吼声未完，早已是枪声大作。南面埋伏的制服士兵向北面射击，北面埋伏的便衣士兵向南面射击，平地中央的十二个士兵，有的扑向弹药箱，有的扑向银元箱，但他们的反应再快也快不过子弹，顷刻间便人仰马翻，魂归黄泉。

密集的枪声犀利刺耳，南面保安团的马团长沉不住气了，气急败坏地

吼道：“撤，给老子快撤，共匪有埋伏！”

北面游击队的马队长高声命令：“冲过去，抢救伤员！”战士们瞬间冲到平地中央。然而敌我双方已没一个活口，只见掀开的或掀倒的弹药箱全是石头，银元箱里也全是石头。

松林中，四座新砌的墓冢，四尊新立的墓碑。碑前，马队长带着一队战士脱帽、鞠躬、鸣枪，而后马队长握拳立誓：“弟兄们，走好，在林中向敌人喊话报信的那浑蛋跑不掉的，我一定要用他的狗命来祭奠你们的在天之灵！”

在县保安团的团部里，马团长狠狠地将大盖帽掼在桌上，冲他的下属们吼道：“都去给我抓，抓到那向共匪喊话报信的浑蛋，老子要剥了他的皮！”

第二天，游击队驻地。一位侦察员向马队长报告：“喊话报信的，就是给这笔生意牵线搭桥的那个枪贩子。”

“是他？”队长略一思忖道，“他咋会知道我们是假买枪，真设伏呢？去，把人抓回来再说。”

“可能要费些时间，听他村里的人说，松林坡枪响后，就没见他家的人影了。”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们给我盯紧点。”

“是。”侦察员敬礼退出。

同样是第二天，保安团团部。一个副官向马团长报告：“喊话报信的，就是给这笔生意牵线搭桥的那个枪贩子。”

“是他？”马团长抠着头皮道，“他咋会知道我们是假卖枪，真设伏呢？去，把人抓回来审。”



“可能要费些时间，听他村里的人说，松林坡枪响后，就没见他家的人影了。”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先把他家房子烧了，再贴布告，悬赏捉拿。”

“是。”副官敬礼，转身出门，高声吼道，“马排长，带上你的人，马上去抓那枪贩子，没人就先把房子烧掉。”

“是。”马排长带着人匆匆而去。

枪贩子，何许人也？

枪贩子姓阳名梁，黄河边人，随他师傅游走江湖，舞刀弄棒，熬制狗皮膏药，专治跌打损伤，流离辗转到了马家镇，投宿在镇外三里坝的一马姓家中。

谁知，自打到了马家镇后，他师傅便一病不起，尽管他百般照料，师傅仍一命归西。马家见他对师傅极尽孝道，便将其女马宗芳许配与他，成了马家的上门女婿。抗日战争中，他随国民党地方军到北方和日本军队打仗，抗战结束，随军还乡，看见一些人发了国难财，便也想挣两个大钱，于是脱了军装，串通原部队一些当官的，做起了贩卖军火的营生。在当时，敢做那行的，也算是有胆气的了。但还没赚到啥钱，就发生了松林坡的枪战。

松林坡枪声一响，阳梁便知大事不好，撒开脚丫子跑回家，喘着粗气道：“宗芳，快收拾收拾，带上娃娃跑吧！”

马宗芳生性柔弱，是一个见庙烧香，遇佛叩头的俗家弟子，一听阳梁的话，顿时胆战心惊，张口结舌：“出……出啥事了？”

“给你说不清，给谁也说不清，我这次是跳下黄河也说不清，快走吧，晚了就没命了！”

“阿弥陀佛，这拖儿带女的，朝哪儿跑啊，你究竟得罪谁了？”



“马团长，马队长都得罪了。”

“这都是我的本家，找他们说说情吧。”

“说不了情，这人命关天的……”

“出人命了？”

阳梁连连点头。

“那，快跑吧，朝哪儿跑呢？”宗芳晕了。

“越远越好，我师傅说我是黄河边的，朝黄河走吧。”

“黄河那么长，你知道你是哪个湾的，到省城吧，我有个堂哥在那里开铺子十几年了，我婶子死得早，他小时候，我妈带过他几年，应该可以的。”

“好吧，这里到省城千把里路，也够远了。”

宗芳手忙脚乱地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你快去镇上，把学堂里的娃娃找回来。”

“这事你别告诉任何人。”阳梁说着话已飞身出门。

阳梁两口子带着长女（阳德华）、长子（阳德明）、二女（阳德秀）、次子（阳德厚），一家六口沿着村后的河边小路，慌慌张张，跌跌窣窣，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地。

半夜时分，他们才借宿于一家农户，娃娃们倒头便睡。马宗芳习惯性地想烧香拜佛时，突然大叫一声：“糟了，糟了！”

阳梁随之一惊：“老婆子，你发什么疯，这半夜三更的。”

“菩萨，菩萨忘了！我得回去。”宗芳一脸的诚惶诚恐。

“忘了就忘了吧，你这一回去，万一被抓，可就没命了。”

“万一菩萨没了，我现在就没命了。”

阳梁知道菩萨就是宗芳的命，他一跺脚道：“我回去，我腿脚快，你带着娃娃在这里等，千万别出门。”

宗芳口中的菩萨，是一尊瓷观音，观音立于三层莲花上，一手持甘

露，一手持杨柳，令仪令色，仙露明珠，佛像美轮美奂，且又小巧无华，整尊佛仅尺许来高，釉色灰白。此佛原是阳梁师傅参加义和团在京师杀长毛（八国联军），从洋鬼子手上夺回，阳梁师傅病逝后，佛像就留奉于宗芳家的神龛上。从此宗芳是：早晚一炷香，晨昏三叩首，“南无法，南无僧，救苦救难观世音……”一天不间断地诵经念佛。

阳梁跑回家中，刚刚把佛像揣入怀中，便听见院子外面传来，急促杂沓的脚步声，大叫“抓人”的嚷嚷声，“给老子守住院门，一个也别放跑。”听声音像是保安团的马排长，阳梁的拜把兄弟。

阳梁暗自松了口气，立即腾身从后窗跳出，穿过竹林，一阵风似地窜进河边芦苇丛中，回头望去，老房子升起了一缕青烟，他无心多想，更不敢停留，他必须跑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一家人总算逃到了千里外的省城，投在马宗芳的堂哥马宗伯家。马宗伯微胖的一张圆脸，架着的眼镜又是两个圆，鼻子塌，鼻头圆，嘴唇厚又是一个圆，好在鼻下尚有左一撇、右一捺的八字胡，把圆作了分割，还分得清眉目，不然你真分不清他是圆是方。

他在城中的闹市区开着一家相馆，又在城西的僻静处置了一套宅子，前院画梁雕窗，宽敞明亮，是主人居所，后院有些简陋，住着用人，真真算是有钱人了。但初见这一大家子，他心里也犯难，太太也嘀嘀咕咕的，不愿留下这家人，但不敢高声，因她只生女不生儿，在马宗伯面前说不起硬话。

马宗伯慢慢悠悠地对阳家人说：“来者是客，先住下，先住下，你们这一路也累了，好好歇上两天，我们再做打算。”

马宗伯也算是勤勉之人，每天一大早就要前院后院的巡视一番，既做了晨操，又监督了他人。

阳家到的第二天拂晓，他转到后院，见阳梁带着四岁多的德厚已在院

中演练拳脚，阳梁正欲应酬，他摆摆手，示意继续，这时他闻到室内有一股香烛之气，见房门开着，便迈了进去，宗芳正在佛像前潜心低诵佛经，并未察觉有人进来。马宗伯驻足她身后，那尊烛火映红的瓷观音突然令他眼前一亮，他跨步凑近，把眼镜摘下又戴上地反复审视，而后又出手看了看瓷像底座。宗芳觉得对菩萨不敬，大感愕然，怔怔看着他一时无语。

“我以前在你家时，从没见过这尊佛呢。”马宗伯终于说话了。

“以前哪有啊，这是阳梁师傅杀长毛时得来的，他老人家走了，才留在我们家的。”

“哦，我知道了。”

“你知道，知道什么了？”宗芳疑惑不解。

“我……我是说，知道以前为什么没见过了。”马宗伯结巴了一下才答上来，“你继续，继续念，我不叨扰你了。”说着这话，他已走出门外。

马宗伯一路打着小九九回到前院，他对太太说：“留下了他们吧。”

马太太说：“一个两个的，我也不说了，毕竟是你堂妹，可一大家子人，我们就白养？”

“怎么会白养呢，那阳梁是习武当兵的人，看家护院，跑腿打杂不在话下，宗芳在这院子里做厨房、洗衣、针线的活，也不在话下。”

“那四个娃娃呢，一个比一个小。”马太太瘪嘴。

“德华都十八岁了，可以到相馆做饭、扫除，我看那德明乖巧伶俐的，就跟我到相馆学手艺，总比教外人好，德秀是小了一点，但正好侍候我们家两个女儿的生活起居，陪着昭娣上上学堂，德厚是小了点，但也就一个吃闲饭的。”

“你是想辞了家中和相馆里的用人吧，她们可是做熟了的，万一阳家人做不上手，你好意思又请回来。”马太太还是不愿意。

“再给你说个事吧，你可别对外人讲，阳梁的师傅留给他们一个瓷观

音，我仔仔细细地看了，还真是皇家的宝贝，好东西啊，早早迟迟，他们总得走，到时想法留下这宝贝，你我几辈人都用不完了。”

“你不会看走眼吧？”马太太不太相信，摇了摇头。

“你手上的玉镯哪来的？”

“博古斋买的。”

“记得博古斋李老板供奉的镇店之宝吗？”

“记得，一个瓷观音，只有一尺来高……”马太太紧张起来，“难道是那个？”

“当然不是，你没在意李老板当时是怎么给我们炫耀的，他说那是宋神宗时，官窑烧了一尊观音进贡，皇帝老儿一家子都爱不释手，最后太皇太后得手，东宫娘娘也要，下令再烧，就是没有一样的，东宫怒不可遏，杀了几个窑官，才又烧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两尊观音宫中传承，到了清代，顺治向佛，带了一尊到皇觉寺出家，才流出宫外，也不知怎么的就流到了博古斋，还有一尊就留在了宫内。”

“那怎么可能在阳家手上呢？”

“宗芳说了，阳梁的师傅是杀长毛得到的，长毛是什么，八国联军，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烧了几天几夜啊，好一点的东西都被长毛抢了去，兴许这东西就是那里出来的。”

“万一不是呢？”马太太怦然心动，却又还是不敢相信。

“我也怕万一呢，这样吧，早饭后，你去后院跟宗芳拉拉家常，留意看看那尊佛，然后再去一趟博古斋，自己拿主意。”马宗伯自然不会走眼，此举不外乎是让太太日后能多一些配合。

马太太按马宗伯吩咐，先去了宗芳那里，再去了博古斋，从博古斋回来，又去了宗芳那里，宗芳连忙起身：“太太，你请坐。”

“我来看看，你们这屋里还缺不缺什么铺的用的。”

“不缺，不缺，什么都有。”

马太太停步香炉前，仔细端详着佛像：“我也常去庙里烧香拜佛的，

不曾想这里啥都有，你比我还心诚呢。”

“太太，我这里常年都有香烛，你随时都可以来的。”

“你以后别叫我太太，叫嫂子，一家人嘛。”

“是，太太。”

“还叫。”

“是，嫂子。”

马太太笑盈盈地离去了。此后，她隔三岔五地就要去后院一趟，学着宗芳的样，在观音菩萨前焚香叩首，对阳家人的态度确实是友善了好几年。

此后，不知是相隔甚远，还是国共战事吃紧，阳家人虽提心吊胆，却也安然无事地过着日子。

马宗伯对阳家最上心的除了那尊观音，便是德明了。德明长相乖巧，口齿伶俐，但马宗伯没儿子（那时的商铺店堂都是男人出头），而他徒弟里手艺最好的却是一个非亲非故的外人。

那个人叫孙成学，命苦，七岁双亲去世，他姐姐带着他嫁到省城，谁知祸不单行，只两年，姐姐又一病离世。他姐夫续弦后，便将九岁的他送到马宗伯的相馆做了学徒，说是学徒，其实是做家务，扫店堂。扫到十五岁，方才让他跟着其他师兄学技术。好在他嘴拙心细，外愚内智，看了六年，有些活早已成竹在胸，不管是照场、还是暗室，拍摄、冲片、修底、着色，一上手就像那么回事，倒是让马宗伯刮目相看，时不时也就亲自点拨点拨，没几年工夫，他的技术就超过了原先的师兄，又带了徒弟，成了相馆的大师傅，不少达官贵人都冲着他的名气来店里照相。

孙成学技术好了，马宗伯便揣了一件心事，总想起“教会徒弟打师傅”的老话，唯恐哪家相馆挖走他。

阳家虽穷，总归是亲戚，何况一大家子靠着，他不用担心阳家会反水。



马宗伯的相馆，临街三个门面，中间是一道双开门，左面和右面是挂着名人名角，美女俊男相片的玻璃橱窗，走进双开门，左边是迎客厅，右边是摄影场（又叫照场），再后面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左边三间分别是暗室，就是胶片（口语常叫底片）冲洗室；印相、放大室；修补胶片、相片、彩色（那时只有黑白照片，彩色的都是人工用颜料上色）、裁剪室。天井右边三间是师兄弟门的住房，天井横着的几间是厨房、餐室以及厨师的房间。

德明一到相馆，就直接进了照场，不像其他人必须先打杂再学艺。

马宗伯亲自操刀指导，加上孙成学的辅助，德明不敢丝毫懈怠，他已猜到了他大伯的一些心思。大半年下来，照场里的那些背景选择、服饰搭配、灯光角度、曝光长短等，他说不上精通，但也八九不离十了。

大家见他上进，便多给了些赞许与宠爱，德明飘飘然了，自以为是地在照场充大，常常对孙成学言语相侵，孙成学虽想反唇相讥，但口拙，更不愿与老板的亲戚别扭，干脆退避暗室，埋头干活。

端午节，德华按马宗伯吩咐，除了粽子、盐蛋外，还多炒了几个菜，一阵忙碌后，待相馆打烊，她提着酒出来，高声叫道：“开饭啰，过节啰，喝酒啰，酒肉管够啰。”

众人入座，围成一大桌，酒过三巡，徒弟们各自起身，毕恭毕敬给老板敬了酒，马宗伯也端起酒杯：“回敬，回敬，先敬成学，本店初开，成学即至，至今已十年有五，而今是技艺精进，勤恳劳作，既是本店台柱，又是各位楷模，你们几个想学本事，就要向他学习，我先干了。”说完，一饮而尽。

孙成学不善饮，也不善言，口中讷讷：“不敢，不敢……”一时间话未出口，酒也忘饮。

德明对孙成学心存不服，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听了大伯对他的赞誉更



觉不爽，于是趁机起哄：“老板敬的酒你都敢不喝，你还有什么不敢？”

“我是说，不敢当，不敢当……”

“你台柱也当了，楷模也当了，你还有什么不敢当？”德明的唇枪舌剑果然好使。

“我喝，我喝，”孙成学急了，端起酒杯，仰脖而尽，“但台柱什么的，我真不敢当。”

“大姐，再给他斟上，斟三杯。”德明冲着给大家提壶斟酒的德华喊道。

“你就莫闹了，孙师傅平时不喝酒的，今天喝了好几杯了。”德华拎着酒壶不动。

“那几杯是敬酒，这是罚酒，他必须喝。”德明步步紧逼。

“凭……凭什么……罚我。”孙成学酒扰舌根。

“老板让你当店里的台柱，你说你不当，存心拆老板的台，大家说，该不该罚？”

“该罚，该罚。”几个不明就里，不知深浅的师兄弟觉得好玩，跟着起哄。

“我……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我没那么大本事，是……是老板抬举我……”

“你不识老板抬举，更该罚，但你是大师兄，小师弟我甘愿陪罚，给我也倒三杯。”德明仗着酒量不依不饶。

“我说不过你，我……喝，喝，德华，倒酒。”孙成学不知是酒涌上头，还是心中憋屈，脸上已是一片火红。

“德明，你闹够没有，要是你没喝够，我陪你喝，别欺负老实人。”德华一边厉声说道，一边斟满三只酒杯，手一抬，便干了一杯。

这时，马宗伯发话了：“德华，你别喝了，成学也别喝了，他真要醉了，躺个三天两天的，有些细致活，这店里还没人顶得上。”

“大伯，店里这么多人……”

“住嘴，店里这么多人怎样，店里这么多人就你话多，”马宗伯一翻笑脸，冷冰冰地说道，“你别以为在照场学得快，就不得了，那只是皮毛，照相这门手艺，不进暗室，不学冲洗，一辈子都是半罐水，半罐水响叮当啊，”他略作停顿，一翻冷脸，笑嘻嘻地说，“哦，今天过节，真不该说这些，不说了，不说了，你们继续吃，我先回，先回了，家头还一大堆人。”说着话，已向门外踱去，众人起身欲送，他摆手不让，只由德华搀着，出了店门，那包月的黄包车早已等在门外。

德华说：“大伯，你别跟德明一般见识，他仗着有点小聪明，从小就爱捉弄人，我爸打也打过，骂也骂过，就是不改。”

“唉，德华啊，你知道我没儿子，看见德明聪明，我是真心想栽培他，但他只喜欢做那些明面上看起风光的事，我今天是存心敲打他，看他以后怎么做，要是他真的不上心，”马宗伯扭头看了看德华，德华腮宽脸方，白白净净，说不上俏丽，却平添了几分端庄，“我倒是还有一个想法，唉，以后再说吧。”

“大伯，难为你费心了，快上车吧，你酒也喝得不少。”德华看着黄包车远去，琢磨着马宗伯的话语，慢慢回到店里。

德明受了他大伯的抢白，脸上失光，心中上火，正趁着酒兴，冲着孙成学叫板：“你学了十几年，不就是个大师兄吗，我才学了大半年，照场上，我比你差吗，暗室有什么了不起，我明天就学，不出半年，保证比你强，到时你得叫我大师兄……”

“德明，你还有完没完，喝醉了，去睡觉，耍什么酒疯。”德华推了推德明的背。

“我没醉，你才醉了，胳膊肘向外拐，你还是不是我姐？”

“你再打胡乱说，信不信我抽你几巴掌。”德华有些急了。

“他没醉，我醉了，我……我去睡。”孙成学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向外走。

德华快步而上：“孙师傅，我扶你吧，德明说的酒话，你别往心上

去。”

“没……没事，我就是不会说话，容易得……得罪人，你让德明别往心上去就对了。”

节日的晚宴是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德明还真的一头扎进了暗室。马宗伯既欣慰又担心，他叫来德明：“你可以和成学较劲比试，但不能赌气使性，特别是冲洗胶片，万一搞砸，得给客人补拍，补一次名声就毁一次，如果是把客人自拍的胶卷冲坏了，那麻烦更大，多几次这些事，这店就莫法开了，因此你先从印相入手，出点错，也就多耗费几张相纸。”

德明有了昨天的教训，心中虽不以为然，却故作唯唯诺诺，连连点头。

马宗伯又说：“在照场我和成学都在教你，看着我的辈分，你叫他大师兄也没啥，但我现在眼睛不行了，难得进次暗室，你拜成学为师吧。”

“大师兄带师弟是分内之事，何必非要拜师呢？”德明心存委屈。

“拜师表示心诚，你不心诚，他未必诚心，真本事就是真金白银，为何要计较虚名高低呢？”

德明心中泛酸，但也明白大伯指望他将来撑起门店，到那时再扬眉吐气也不迟，于是点头应允了。

一晃，德明已学暗室数月，但他万没想到连印相这道坎都迈不过。

相纸 0—4 号分为五种，得根据胶片厚薄、黑白分布，景深层次等来确定选用哪一种相纸，对上号了，相片效果就好，反之则差。胶片适中的，德明已能判断，一遇特殊的，就要浪费相纸和时间了，问师傅吧，成学就直接告诉他用几号纸，为什么呢？成学也说不出所以然。

德明心下犯疑，找到马宗伯：“大伯，我是心诚了，师傅不诚心，他只说怎么做，从不说为什么，我怀疑他故意留一手。”



“他现在还年轻，估计没这心计。”

“你直接教我不行吗？”

“胶片室一团漆黑，印相室一片暗红，看不清楚了，不然我为什么戴这么大一副眼镜，这活亏眼睛啊，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叫你姐弄两个下酒菜，请他喝酒，你们边喝边说，也许他能说出点什么，你能看出点什么。”

“那就今晚吧，我这就给姐说去。”

“记住，别跟你姐多说什么，就说你请师傅吃饭，更别顶牛抬杠的，不管是什么结果，你明天给我说。”

“记住了。”德明转身去了厨房。

吃晚饭时，德华在成学耳边悄声道：“少吃点，晚上请你吃夜宵。”成学点了点头。

德明请成学，德华颇为高兴，一是觉得德明懂事了，二是到店不久她对成学就有种莫名的好感，因此格外上心，做了好几个精致的菜，外带一瓶好酒。待二人进到室内，德明拱手一揖：“师傅，你请上座。”

成学有些惊讶：“这好酒好菜的，不会是哪个过生吧？”

“谁也不过生，”德华笑吟吟地说道，“你要忙你手上的活，还要挤时间教德明手艺，挺累的，他早就想请你喝杯谢师酒了。”

“对啊，就这意思，谢师酒，坐坐坐，今天我得好好敬你师傅几杯。”德明说着话把成学搀到上位坐下，弯腰捧杯，递到成学手上。

“你们太客气，我反而不自在了。”成学有点惴惴不安。

德华也觉得德明有点过了，于是夹了一筷子菜在成学碗里，笑着道：“徒弟敬师傅天经地义，你我就不必拘礼了，你大些，是哥，兄妹同辈，对饮如何？”

“好，我干了。”成学顿感坦然多了，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拉拉闲话，碰碰杯，其乐融融一阵后，德明忍不住了：“师傅，你再给我说说，底片与相纸匹配的道理吧。”